



扫二维码，
关注新华每日电讯

刊名创意：王蒙 刊名题写：沈鹏
本刊主编：姜锦铭
值班责编：李牧鸣 刘小草

邮箱：worthreading01@163.com

电话：(010) 88051377

书香常熟：从「富而藏书」到「图书馆+」

本报记者朱程

走过曲折的田间小路，叩开一座不起眼的农家小院大门，第一次去这里的人很难想象，在这个看似普通的小楼里竟然收藏着近50000册各类图书，其中不少藏品在国内已很难觅得踪迹。

这座江苏苏州常熟市民间藏书楼的主人叫王清波。上世纪90年代，他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“先富起来”的一批人。但与同龄人不同的是，他将自己收入的70%用来购买书籍，甚至不惜卖掉曾经的别墅，放弃从事十多年的摩托车修理营生，回归田野去读书。

坐在被书籍包围着的沙发上的这位当代“隐士”，在谈到当年的经历时异常平静。“不可否认，买书、看书是需要经济基础的，但书籍带给我的快乐并不能用金钱来衡量。通过读书，我学会了挣钱，也是通过读书，让我能够追求精神上的富足。”

在常熟，像王清波这样的民间藏书家大有人在。追溯常熟历史，“富而藏书”早已融入这座城市的发展骨骼。曾几何时，世家大族们以读书为荣，著书、抄书、藏书、刻书相互竞争，吸引四方名士汇聚。

明崇祯年间，冯舒、冯班兄弟与常熟藏书家何大成等一行六人为抄写宋刻《玉台新咏》，顶风冒雪，带着纸墨笔砚和干粮来到苏州藏书家赵均的“小宛堂”，连续抄写四天四夜，若痴若狂。明末清初的钱曾，藏书以宋元善本为主，藏书目录取名《读书敏求记》。书成之后钱曾从不离身，大藏书家朱彝尊苦于无缘一睹，于是借宴请之名把钱曾灌醉，重金买通钱曾童把书偷出，派10个书生抄写，半宵而成，成就了一段书林佳话。

吴晗撰写的《江苏藏书家史略》中称：“以苏省之藏书家而论，则常熟、金陵、维扬、吴县四地始终为历代重心。”常熟地方志对藏书家及其藏书事迹也较早地作了记述。《常昭合志稿》第一次在地方志中将藏书家单独列传，其后，《重修常昭合志》也附设藏书家传。

常熟藏书之盛，更因历代文化名人的加持蜚声四海。钱谦益，这位晚明文人出身官宦，其绛云楼藏书丰富，名贯东南，铁琴铜剑楼，被誉为晚清四大藏书家之魁楚，其主眷氏不惜以“一亩宋纸，一两黄金”购买书籍，历经五代，世守不替。晚清著名的政治家翁同龢，虽身处高位仍醉心藏书，曾六访书店求购宋版《集韵》……

经考证，常熟明代的藏书家有150位，清代的藏书家有125位，藏书家的数量在全国县级城市中遥遥领先。

如今，位居全国百强县前五位的常熟，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49066元，藏书也不再是当年达官贵人们的独有。

每两年，常熟就会组织评选一次最美藏书家庭，其中既有教师、医生，也有工人、个体户、农民等。获奖者虽只获得一些简单的物质奖励，但是藏书这一文化自觉本就跳出简单的物质占有，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财富。

“常熟派藏书家藏书致用、流通古籍的思想占主导地位，藏书人对私藏图书并不独享，更多的是秉承开放的态度，通过编印家藏书目来传播藏书信息，或以刻书为己任来广传秘籍，或提供借用以共享私藏。”常熟市图书馆馆长李烨说。

72岁的华瑞芯，被誉为“电影海报资料收藏国内第一人”，如今还保持着每晚读书的习惯。不到100平方米的空间里既是他的藏书楼也是他的卧室，这里不仅收藏有23200多册电影图书，更有21000多张电影海报资料。

开放收藏、虞派藏书家分享的东西正从过去有形图书转为无形的思想。近年来，常熟市每年都会由图书馆牵头，根据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需要开展多种形式的读书分享活动。如围绕常熟篆刻、书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，针对青少年开展体验式交流，围绕老年读者开展朗诵经典著作等活动，吸引了诸多读者参与。一些活动名额一经互联网发布就会被“秒杀”。

“阅读不应该是静态的，而是动态的。体验与交流能够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，让读者更好地领会贯通，学以致用。”李烨说。

馆藏如此丰富，如何让书教化育人成为关键。随着现代人阅读习惯的改变，更加碎片化的阅读方式正给传统公共图书馆运营带来新的挑战。怎么吸引更多的人阅读？怎么满足不同人群的阅读需求？这些共性问题亟待破解。

常熟的办法是推广“图书馆+”。根据设计，凡有打造图书角、图书室、图书馆等需求的社会组织、机构，都可以到常熟市图书馆申请，设备、场地由组织、机构负责，市图书馆则根据场地面积、周边人流量等因素提供一定数量的图书，并负责定期流转和管理，每年只收取少量的服务费用。截至去年底，常熟共建成特色分馆28家、图书流通点63个、24小时自助图书馆6家。

“书店不是挣钱的方式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参加图书馆+不仅给我们的生意带来帮助，更搭建起一个与读者深度交流的平台。”常熟市图书馆馆长李烨说。文心书店店长陈海卫说。这间充满文艺气息的书店会不定期举行关于文学、阅读、生活、人文、绘画、摄影、音乐、电影等沙龙活动，已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“网红”书店。

“阅读不是一个束之高阁的东西，它应融入生活，融入家庭。我们通过举办家庭阅读才艺大赛等活动推动家庭阅读，让读书成为一个家庭的联系纽带。”李烨说。

走进陈平原夏晓虹的书房

开栏的话：新年伊始，“草地”周刊推出“走进名人书房”专栏。我们将走进作家、学者、艺术家、文化名家等大家的书房，通过书房这条小径，抵达思想的彼岸，在他们构建的知识地图中，找到人与书的共情之源。

首期就让我们跟随书评人绿茶先生，走进陈平原、夏晓虹教授的书房



绿茶

虽然听杨早描述过陈平原教授书房的规模，但走进陈老师书房，还是大吃一惊。客厅、餐厅以及通往厨房的墙体都是书架，几乎看不到露出来的墙，而整个客厅也堆满了书、杂志和资料，此外，陈平原和夫人夏晓虹老师还各自有个书房，也是被书挤得满满的。我们一行四人到来，更增加了客厅的拥挤感。

平原老师随手把沙发上的书和资料挪了挪，我们和书挤在一起，喝茶、聊书。过程中，陈老师反复提到找不到书的问题，这可能是读书人的通病，书越来越多后，书房的功能性就越来越弱，想找的书越来越难找到。陈老师坦言理想中的书房书不用太多，但要有舒适的阅读环境，可整理这么大规模的，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。

陈平原和夏晓虹都是北大中文系教授，对晚清及近代文学史、思想史、文化史等领域有深入研究。陈平原教授除了文学史，还对大学、城市、声音和图像等诸多方面有持续研究，今年，出版了晚清画报研究大作《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》，在年底众多好书评选中榜上有名。夏晓虹教授多年从事晚清妇女文化研究和梁启超研究，著有《晚清文坛女史》及多部梁启超研究著作。

从事近现代文化研究，涉及的面很宽很杂，古代、现代、外国都要涉及，历史的、社会的、政治的、艺术的也脱离不开。所以，陈老师家的书房可以算是学术大百科，方方面面的书籍包罗万干，加之一直以来入的多出的少，以至于形成了现在的书房规模。

绿茶：陈老师好，一进您的书房大吃一惊，这样规模的藏书真是少见，很好奇您的书房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规模的。

陈平原：二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《父亲的“书房”》的短文，大意是看一个人的书房，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兴趣、学养、气质等，而且还可以预测他孩子的未来。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传承，孩子从小在那个环境里长大，自然会受到影响。其实，我们小时候，家里藏书不算多，房子也不大，但在那个时代，有那么好几柜子书，已经了不起了。

文化大革命中，我们家的书基本上保存下来，没有被毁。因为“文革”一开始，我爸所在的汕头农业学校的学生们就冲进来，把我们家所有的藏书给封起来了。既然贴了封条，别的红卫兵来了一看，就没有再去弄。后来我妈妈解放了，就以教书需要为由，把书取出来。

而后，我不能升学，这批书就随我到了我插队的山村。所以，“文革”期间，我和别人最大的不同就是，我基本上不缺书读。这批书，今天看没什么了不起，但对当年的我来说很重要。爸爸妈妈都是教语文的，历年初一、高中以及中专的语文教材，还有相关的教师读本，家里都有。另外，我爸爸还有这几个方面的藏书，比如说古典文学，还有俄苏文学，尤其是文学史著作。像游国恩等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，“文革”以前出的，我们家有；后来我在中山大学念书时，老师黄海章先生的《中国文学批评简史》，家里也有；还有北京大学的林庚先生、吴组缃先生等人的著作，也有。王瑶先生“文革”前出版的《书》，记得就缺一本，其他都齐了。那个时候的中学老师真是厉害，为了备课，竟收藏并阅读那么多专业著作。这些书，当时我只是乱翻，并没有认真阅读。说实话，即便读也读不懂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山村插队，有书可读，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。

后来我检讨自己的阅读趣味，应该说有一些缺憾，比如说欧美或日本的东西，我们家没有，因为我爸不喜欢。还有，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很少。早年的阅读很重要，不仅是知识积累，更重要的是定下那个调子、那个趣味。日后有些东西你很容易读进去，有些东西则很隔，就是进不去。正是有感于这一点，我才专门写了《父亲的“书房”》。小时候的阅读，知识含量不高，但养成了你读书的兴趣，包括陪伴书房的生活姿态，当然，还有对某些学科的亲近与疏离。你问我的书房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局面。

因为我们不是藏书家，为自家研究而收藏，书籍必定杂乱无章。藏书分两种，一种是为读书而收藏，一种是为收藏而读书。我们家藏的都是常用书，除个别有纪念意义的，主要是自己研究所用，没有特别珍奇的本子。

我和晓虹的专业本来就有重叠，加上各自有所延伸，而做近现代这一块，藏书有个特点，古代需要，现代需要，外国也需要，因此古今中外都会有。还有就是，只在文学这个圈里打转是不够的，我们还要读历史的、社会的、政治的、艺术的，多少都涉及。加上本身读书兴趣驳杂，我们家的藏书专业性不强。上海的周振鹤、江晓原他们的藏书有特点，比我们强多了，有很多独门绝活。

当然，我对图像和文字的关系感兴趣，有关明清绣像或晚清画报的出版物会注意收集。在深圳演讲的时候，有个特意从长沙赶过来的读者提问，说他追着我读的书好多年，为什么关于明清插图的《看图说书——中国小说绣像阅读札记》（北京：三联书店，2003）不再重印，也没有续集。我说很遗憾，因为那书写得太浅，自己不满意，还想往下做，资料也收集了不少，准备等退休以后动手。像这样的专题，单靠图书馆收藏不够，要做研究，就得有所准备。其他一般书籍，我就不刻意收藏了。

绿茶：我今天带了一本您的《读书的风景》，谈大学时代的风月和读书。你从北大读博一直到现在，北大这个氛围，对您的阅读、研究和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？能再谈谈您眼中理想的读书风景应该是什么样的？

陈平原：这书印了好多次，最近正发行增订版。关于阅读与北大的关系，可从两个方面谈。一方面是，相对于其他学校，北大的人文学是比较从容的，学校要求你多读书，而不是整天忙着写文章。我的导师王瑶先生说过，在读研究生不要急于写文章，努力把水坝筑高，这样，开闸时才会冲得远一点。要是有一点点小心就得忙着写文章，你不可能走远的，这就好比不建水坝而随意宣泄一样。所以，在北大读书，时间上比较宽裕，读书的兴趣也比较广泛。

另一方面，大家想象不到的，你别看我的藏书这么多，但我不刻意追求藏书的全，原因是我靠着一个大图书馆。我再怎么收藏，都不及北大图书馆。所以，大套书，不急用的书，我不收藏。家里藏书，基本上是日常使用的。真到研究某个专题，那时自家藏书肯定不够，还得靠图书馆。

绿茶：你还有一部书叫《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》，那种坐拥书城的感觉的确很好玩。但是现在的阅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手机阅读、知识付费等等，导致我们的阅读被弄得支离破碎，感觉现在阅读已经不那么好玩了。那你觉得读书这件事情除了自己做研究，或者说好玩，还有什么样的趣味在里面，可以让更多的人投入到阅读这么一件好玩的事情中来呢？

陈平原：应该这么说，有两种不同性质的阅读。专业性质的读书不可避免地带有功利性，你想做什么研究，得尽可能穷尽相关资料，不管那些资料有趣无趣，你都该读。另一种阅读，不是为了做课题，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兴趣。现在大学的问题是，很多人已经丧失了凭个人兴趣读书的意愿和能力，所有阅读都是为了写论文。读书有心得，忍不住写作，那很好；若只是为了写作而读书，你的趣味会变得很窄。坐拥书城和漫卷诗书的好处，就是在专业阅读之外，保留另外一种阅读的姿态与乐趣。不能完全排斥网上的阅读、手机的阅读，我自己也有不少片段的阅读，但那是以书斋里正襟危坐的读书作为底子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会变成纯粹的消遣，或者像杨早说的，只是“知道了”，那就有点可惜。现在的资讯太多，不是风就是雨，没有一点自己的立场，你会被冲得站不稳的。

阅读者必须有自己的立场，有一定的主见，同时，不排斥各种杂音。任凭风吹浪打，不会轻易翻船。鲁迅说，同样是读书，有的书要用身体去读，有的则随便翻翻。只说一方面是不够的，书房很安静，但它连着网络。外面的世界固然喧嚣，但也很精彩。

绿茶：您的学术脉络是很清晰的，有自己



▲手绘陈平原书房。 绿茶绘

▼书房中的陈平原、夏晓虹伉俪（左二、左三）。



阅读的主线在那里，但其实也是一个一个小专题的组合，像画报、文学史等等，这些专题方向和专项收藏，你的书房场景大概是什么样的，跟我们分享一下。

陈平原：我们家不大，没办法像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那样，她把整个地下车库改造成书房，按照研究专题，分成若干个角落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刘梦溪先生也有这个条件，在这个书房研究陈寅恪，在那个书房阅读钱锺书。我们家书房不够大，两个人的藏书又互相交叉，没办法做到边界清晰。当我在不同的话题间穿梭时，好多书会一时找不到。因教学及研究的需要，我不是只做一个课题。比如，我做画报研究期间，还关注大学问题、城市问题，以及演说如何影响近现代中国的文章变革等。如果我有三四个研究室就好了，实际上不可能，因此，书桌上以及身边书柜中的用书，就不得不经常更换。

绿茶：您的学术版图这么大，旁征博引那么多，怎么去找到这些书？光靠记忆吗？

陈平原：据说25岁以后，人的记忆力就开始衰退了。因此，即便聪明人，也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记忆力。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知识地图，知道什么地方有什么宝贝，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去取用。学会探宝的能力，比获得某些具体知识更重要。所谓“学术训练”，某种意义上就是建立这个知识地图。具体到每个人，都必须有自己的书房小径。你发现很多有经验的读书人，似乎需要什么资料手到擒来，那是因为他们早就在图书世界里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小径。

可以这么说，学界需要庞大且多样的知识地图。而对于个人来说，需要一条书房的小径。

绿茶：你现在的学术和生活的比例是什么样的？

陈平原：很难说动与静的比例。除非外出或有人来访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阅读、思考和写作，学术已经生活化了。通常工作一两个小时会休息一会，每天都争取出去走走，但时间不固定。

样子吗？

陈平原：理想的书房，其实藏书没必要那么多。像我今天这个样子，不是最佳状态。理想的书房，最好是既舒适，又方便，还清洁。北京有灰尘，如果书太多，不清洁的。只是一味地讲坐拥书城，而不问阅读状态，那也不好。藏书是为了享受读书，应该在比较舒适的环境中阅读，那样更好些。我们家目前的书太多了，正在努力减少，要不，过度挤压生存空间。特别好的书或与自家研究直接相关的书当然保留，至于一般书籍，需要时到图书馆去借就可以了。家中太拥挤，想用书时找不到，更烦。葛兆光说他和戴燕达成协议，我们书房就这么大，进一本就必须出一本，保持恒定的数量，这样保证留下来的书真的对我们有用。我们得向他们学习，不然的话，进的多，出的少，很快就会成灾的。

绿茶：那你现在除了给老家捐一些之外，还有什么往外清书的手段吗？

陈平原：老话说，敬惜字纸。除非特别烂的，当废纸处理掉，一般的书籍，有送给学生的，更多的是捐给老家韩山师范学院的图书馆。因我们还在做研究，哪些送，哪些留，挑选起来很麻烦。因此送书速度慢，就像你看见的，家里还是很乱。

绿茶：你对书有占有欲吗？

陈平原：凡读书人，都会喜欢书。要说对于书籍的占有欲，夏晓虹比我严重。因为她小时候集邮，凡集邮的人，都有收藏癖。

绿茶：占有欲是爱书人的通病，那您书房中这么多的书，有没有一种或几种是您的镇房之宝？

陈平原：我们没有镇房之宝。有些书对我们有特殊的纪念意义，不想散出去，也就如此而已。要说版本，并不是特别珍贵。比如，我对章太炎《国故论衡》的初版本感兴趣，特意从孔夫子网上拍下来；我对鲁迅著作的几个早期本子特别珍惜，因那是岳父当年送的；我还保存一本小小的《唐诗一百首》，那是我小时候读的。诸如此类，都是跟个人生活经历有关。另外，朋友赠书一般也不会往外散。